



胜利路上

史超 鄭洪著

勝利路上

史超 鄧洪著

中國戲劇家協會編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字數：81千

開本 31''×43'' 1/32 印張 4 $\frac{5}{8}$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7000

定價 (7) 0.42 元

人 物

趙營長——解放軍某團三營營長。

石亮德——三營副營長。

王國強——三營七連指導員。

倪來發——七連一班班長。

李文清——一班戰士。

阮立才——一班戰士。

營部通訊員甲、乙。

解放軍戰士數人。

鄧旺陽——鉄爐鋪區人民政府區長。

董幹事——鉄爐鋪區人民政府幹事。

區幹隊員兩名。

劉壽海——農民。

壽海妻——劉壽海之妻。

袁福申——放牛老头。

袁世民——袁福申之長子。

偵察員甲、乙。

男女羣衆多人。

袁振中——大地主、匪“反共突击軍”某縱隊司令。

傅明芳——袁振中之妻。

袁書策——袁振中之姪。

龍 泉——慣匪、匪“反共突击軍”某縱隊副司令。

秦墨光——保長。

陳安邦——袁振中之随从。

四 喜——袁振中之丫环。

春 桃——袁振中之丫环。

丁神主。

丁 妻——丁神主之妻。

馬升、匪众、神兵等多人。

第一幕

舞台的大部被一破爛的草屋所佔據。草屋右邊的土糊竹牆已被拆去，只剩下兩株枯樹幹支撐着屋頂，朝台口的牆只殘留半壁；後牆破一大洞，洞口四周露出參差不齊的竹蔑殘片。由洞口望出去，遠處是雲霧圍繞着的山巒，山邊是被燒毀的房舍。屋內靠牆有一竹榻，靠外有泥灶、矮竹凳兒、米桶等物。台右緊挨草屋有破旧的圈牛的柵欄。

陰沉的氣候。簌簌的雨聲。

袁福申——一個年約六十歲、鬚髮花白的老人，雙膝跪在地上，悽慘地對天自語。

袁福申 老天啊！我一輩子沒做過半件虧心事，掉在河里的螞蟻，我都把它撈上來。而今，逼得我沒得活命羅！龍司令傳下話來了，後天每家繳兩塊白洋。又聽說八路要來，來了，每人還得派兩石五斗糧……唉！禍不單行啊！昨天給五老爺放的牛又跑出去吃了別個地里的苞谷，刈

寿海屋头來了，叫我賠啊……兒啊！你們兩個要有一人在家，我也不至为难到这种地步……我老了，也該死了。老天，你睜开眼保佑我的兒啊！（緩慢地爬起來，解开腰帶欲懸樑自尽）世民、世良兒啊！我走了……（發覺有人声，急从米糶上下來，抱头坐下。）

寿海妻上。她是个三十歲上下的農妇，衣服上的补釘層層疊疊，頭髮松乱，明亮而善良的眼睛里充滿着淚水。

寿海妻（擦着淚水）我求你，你随便到哪里想个法子，賠給我娘。

袁福申不語。

寿海妻 福申叔，不是我逼你，你也得可憐我瞎眼的娘啊。寿海跟五老爺是仇人一般，眼下他跟着八路的鄧区長，不敢回家。屋头的活路，我娘的地都归我操持，我一个女人……

袁福申（緩緩地抬起头來）寿海屋头，我但有一分办法，也不叫你为难。我兩天都沒敢松腰帶了。

寿海妻（痛哭了一陣）我娘沒吃的還沒得唛子关系，想起五老爺……五老爺的租子，我渾身打抖抖……

袁福申 寿海屋头，你我虽是兩姓，我和你娘可心連心地搭了几十年的苦鄰居。你看我屋头有唛子好拿，你就拿去吧！这件棉衣穿了三輩子人啦！

(把身上穿的一件襤褸不堪的棉衣脫下，遞給壽海妻)我人老了，也沒多大的活頭了，你拿去看能變幾個錢吧！

壽海妻 (忙把棉衣搭在袁福申背上)福申叔，你說的嘍子話喲，小心涼着身子啊！

袁福申 唉！你不要，別人也要拿去的……壽海屋頭，我陪你苞谷就是了，這一輩子賠不起，來世也要賠你的……(淚下)我只求你一件事：你可不要在壽海面前說世民、世良在龍司令那邊……八路曉得了，我的孫子要被搜出來，也就沒命了。要給我留個後啊！

壽海妻 我不會多嘴。福申叔，你也該叫你的世民……

袁福申 唉！我曉得，哪個顧幹那沒人性的事情。龍司令傳下話來，頭次不去入伙，就要來搶；二次不去，就要燒房子；三次不去，就殺全家。哪個敢不去啊……你只要不說，來世我變豬、變狗也要報答你……(無神的眼眸對着壽海妻)牛吃了你娘的苞谷地，我對不起她，我……想法子還她……我想法子……(拖着腰帶踉踉蹌蹌地向外走去。)

壽海妻 (呆呆地)福申叔，你到哪里去？

遠遠地傳來袁福申的聲音。

袁福申 (內聲)我還你苞谷……

壽海妻從來路下。

雷鳴電閃，大雨嘩嘩地下着。

片刻，台后入聲嘈雜，哨音響。有人大喊：“各班找房子躲躲雨。”

解放軍戰士倪來發上。他的衣服已被雨水淋湿了。

倪來發 (向內) 來几个人在这躲躲雨吧!

戰士李文清、阮立才上。他們的棉衣也被雨淋透了。

李文清 嘿! 真是個上等的地方啊!

阮立才 又沒有一個老鄉!

李文清 (靠在柱子上，扳着指頭自言自語) 咱們來到花椒崖有一個星期了吧! 遇到過幾個老百姓啊? 滿打滿十來個，還都是些老头子、老奶奶，不是瞎子就是癩子，一間一個不曉得，真晦氣!

倪來發 都叫土匪逼上山去了。

倪來發說話的時候，趙營長的背影出現在后牆的破洞口外。開始他不過是想暫時避避雨，但聽到戰士們說話，他轉過身來。趙營長約有三十歲左右，身材瘦小，說話聲音既輕又平穩。

李文清 他們在雨里淋着呢! 小孩怎么能經得住……班長! 我現在想：第一，先弄頓飯吃，哪怕是口燒湯呢; 第二……唉! 這兒連鍋也給端走了，肚子里一個勁按喇叭，班長，你怎麼樣?

倪來發 (從口袋掏出日記本、鋼筆，一個字、一個字，吃力地寫着)
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，下雨。半夜集合出發……

李文清 班長是“鋼筆拿定，天下太平”。(學着倪來發吭吭

吃吃的声調，嘔氣地接下去）跑了一夜，又扑了一場空。班長，咱們整天扑！扑！窮扑！連个土匪影子也沒看見，你也不心急？

倪來發（小聲地）我給你們說個好消息。

李文清和阮立才走過來，蹲在倪來發面前。

倪來發 今天我見石副營長對王指導員說……

李文清（他的臉幾乎挨着倪來發的臉了）說什麼？

倪來發 說什麼我可沒聽見。

李文清（非常洩氣地）噲！班長，那你說它幹啥？

倪來發（意味深長地）你等着吧！不多時候准保有新的辦法下來。

李文清 等着吧！……你看我的鞋，老虎大張嘴，今夜再去扑，只好……

倪來發 我找草給你打雙鞋。

李文清（站起來）班長，現在肚子餓的直接喇叭，唉！有口烟也解決問題……班長，有烟末嗎？

倪來發（摸出濕透的烟口袋）噲！倒是能拿碗舀着喝了。

李文清（忙拿過）不要緊，想辦法烤烤。啊！多香！真解饑！（走至門口）淋吧！淋吧！淋破了頭算完！小阮！我要是捉到土匪，非把他的頭按到泥窩里去不可，你說呢？小阮。（剛一出門，猛然發現趙營長）噲！營長！（急跑下。）

倪來發（看見趙營長，忙站起）營長，你還沒有房子嗎？

趙營長 (走進來) 嗯!

倪來發 讓給做營部吧!

趙營長 你們再另找個地方去吧!

倪來發和阮立才敬禮后下。

趙營長 (在屋裏焦急地踱了一會) 通訊員! 通訊員!

通訊員甲上。

趙營長 弄個火烤烤。

通訊員甲 去弄了，你把濕衣服換下吧!

趙營長 (不耐煩地) 快去! 快弄火來! 喂! 請石副營長!

通訊員甲下。石亮德副營長上。他是個精神飽滿的青年人，窄長臉，微有些絡腮鬚。他一進屋，一面擰干帽子上的水，一面擦掉草鞋上沾着的泥巴。

趙營長 真丟臉呀! 幾個毛毛土匪叫我們跑了多少冤枉路。

石亮德 咱們也別太性急。

趙營長 上級給我們營的任務：一個半月淨化這個區域。現在已經過了六分之一了，不知你算這個賬沒有? 你說，你有什么辦法吧!

石亮德 營長，西南剛解放，老百姓對我們沒啥了解；土匪又是蔣介石失敗前布置好了的。現在百姓都在土匪控制下，我們能從敵人那邊把群眾爭取過來，土匪就跑不出我們的手心了。

趙營長 唉! 太慢! 你想在這大山里長期住下去啦?

石亮德 (抽烟)不發动群众，我們就沒有情报！

趙营長 (沉默了一会)那个胖子袁振中，剛才派人送信來說臥虎灘有土匪，可不可靠呢？

石亮德 我爱說扫兴話——他是地主啊！

通訊員甲、乙拾着破缸片，缸片裏的柴火直冒烟。

通訊員乙 (埋怨地)連塊干柴火也找不到。你把衣服脫下來吧！

趙营長 去吧，去吧！我自己烤！叫你們再來！

通訊員甲、乙下。

趙营長 (使勁向柴火上吹气)他媽的！偏偏又是個地主！（脫下衣服烤）匪情通報上有他政治情况介紹沒有？

石亮德 沒有。（邊說邊从皮包里掏出一個油印的小冊子。）

趙营長 (从石亮德手中拿過小冊子)政治面目鬧不清最煩人啦！（翻看）昨天他來拜訪我們，你是不是看得出他有些怕我們？我覺得他總听我的口气接話，竭力看咱們的臉色。

李文清如獲至寶地雙手捧着小小撮烟末跑上。

李文清 噤！你聞聞這香味就够解饑的啦！（見是趙营長，倪來發已不在，悄悄地下。）

趙营長 把他送來的信再給我看。

石亮德 (从皮包拿出信，遞給趙营長)現在當着我們的面，他當然要奉承我們。我估計他的血債少不了。

趙营長 那是土改時解決的問題。把地圖給我。（接過地

圖)臥虎灘(用手指在地圖上量了一下)离这有三十里。

不管是真是假，去扑一下試試看！

石亮德 我担心要白跑腿。

趙營長 隊伍閒着也是閒着，沒事做反而鬧情緒。

石亮德 我去吧！你在这發动群众。

趙營長 我沒心情搞那耐性活。(走至后牆洞口喊)通訊員！

叫八、九連集合。

通訊員乙 (內声)是！

鄧旺陽上。他是鐵爐鋪區區長，大約三十歲左右，穿着一身藍色棉制服，髻上的鬚鬢和帽簷下露出的頭髮已相當長了。他進來後，將头上的大斗笠取下。

石亮德 (一見鄧旺陽，高兴地)老鄧！

鄧旺陽 老石！(瞅瞅趙營長，对石亮德)这不是老首長嗎？

(給趙營長敬了一个礼)趙營長！

趙營長 啊！旺陽同志！(和鄧旺陽握了握手。)

鄧旺陽 老首長，你好吧！

趙營長 还是老樣子，听说你当區長了？

鄧旺陽 學習着幹唄！大前天只看見老石，他說你去扑土匪去了。

趙營長 你們區的工作很弱啊！連点匪情也搞不到。

鄧旺陽 是，工作很差。不怕您笑話：區長是我，區委書記是我，副區長也是我，副區委書記还是我，有时土匪鬧的我連鎮子都出不去。

趙營長 不要把几个毛土匪說得那么兇。我們不來就算了，既來了，就得讓你們区变个样。蔣介石正規軍都被碰得稀溜嘩啦，几个土匪算得什么。
通訊員乙上。

通訊員乙 隊伍集合好了。

趙營長 亮德同志，搞上了，我明天就回來；搞不上，我去整那个賊胖子。（下。）

通訊員乙隨下。

鄧旺陽 趙營長去打土匪嗎？

石亮德 离这四五十里地不是有个桃源洞，洞子很漂亮？

鄧旺陽 有！有！那是当地头号大地主袁振中住的。

石亮德 昨天我們在桃源洞附近駐，他抬了好多臘肉，說是慰問解放軍，恭維了我們半天；剛才送來信，說臥虎灘有土匪，趙營長听他的話扑去了。

鄧旺陽 我看趙營長一定是急了眼啦吧？

石亮德 是啊！

鄧旺陽 唉！老石，这胖家伙也实在叫人估不透。就說征粮吧，在俺山东，一甩鑼，大人、小孩向倉庫里送；可是地主給你抗着幹。这熊地方，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，沒人繳粮；可是他，我一到任，就來拜訪我，口口声声說願意帶头繳粮，表示要進步。

石亮德 昨天他說他願意幫我們活动土匪來投降。

鄧旺陽 胖子過去跟土匪就是有些扯不清。這家伙不是個簡單的貨色呀，他的話少聽，吃不了虧。

石亮德 老鄧！剿匪可不是原先打敵人的正規軍，那是明打明的幹；現在土匪是他媽的特務、慣匪、惡霸地主，他們公開地、秘密地、五花八門地設法搞咱們，你說能不多加小心嗎？咱們就得跟複雜的人和複雜的事多動腦筋，腦筋有一點生鏽，腦瓜子就要搬家。

鄧旺陽 對！對！就說這個袁振中吧，我調查他有槍，我倒要看看他繳還是不繳。你說咋樣？他奶奶的，居然他昨天寫信來，請咱們去提槍。槍都繳出來了，你說這賊胖子是怎么回事？是誠心靠近咱們，還是投機？

石亮德 (笑)地主能誠心靠近咱們，我們連革命對象也找不到了；土匪也鬧不起來了。老鄧，劉司令員、鄧政委告訴我們：“西南的封建勢力原封未動，更尖銳的鬥爭還在眼前，”一想起這句話，不知為什麼，我的心就像懸起似的。

鄧旺陽 老石，我听你這話里有話。你是不是說我們老首長……今天一見面，我覺得趙營長比以前傲起來了。

石亮德 是。你臨離開部隊時不是對我說“趙營長變了”嗎？不錯，從那時候起他越來越發展了。老鄧，

趙營長經受起許多困難、失敗的考驗，但在勝利面前却經不起了。我和他一起，看到他思想上一天天在變化，我很擔心。咱們一直是在他領導下長大的，所以他有了缺點，比自己有缺點心里還難過。

鄧旺陽 我一直到現在還想着咱們老首長對咱的幫助。
老石，你和趙營長在一起，多提醒提醒他。

石亮德 喝醉了酒的人，你說他喝醉了，他發誓說他比誰都明白。慢慢來吧！如果他繼續下去，恐怕我比任何人都要痛苦。（稍停）好啦！我們談別的吧！袁振中既然繳槍，我們當然不能客氣，咱們派人去取。

鄧旺陽 別提啦！我在花椒崖征糧，袁振中的信送到鐵爐鋪區政府去了。區里的董幹事收到了信，也沒問我的意見，自做主張，就帶着兩個區幹隊去了。走了以後才把信轉給我。唉！這個同志熱情倒有，就是冒里冒失。

石亮德 三個人在路上遇見土匪怎麼辦？派個排去接接吧？

鄧旺陽 來不及了。

王國強上。

王國強 副營長，這地方沒住處倒不要緊，連做飯的鍋也找不到一口。

鄧旺陽 這地方我倒是有個關係——劉壽海，你還記得么？還是進軍西南的時候，部隊打開了縣城把他從牢里放出來的。

石亮德 我記得，記得，還給我們帶過路呢！他的家在這兒嗎？

鄧旺陽 他丈母娘在這兒住。我去找找她看。

石亮德 (對王國強)這是鄧區長，原先我們在一個連，我當連長，老鄧當指導員，老搭檔了。(對鄧旺陽)七連王指導員。

王國強向鄧旺陽敬了一個禮，鄧旺陽忙還禮，二人握手。

王國強 只好麻煩你啦！鄧區長。

鄧旺陽 你這話咋說的？來到我們區，本該好好招待，可是鬧土匪，叫你們多委屈啦。要是在俺山東……

石亮德 嘿！戴上烏紗帽，客氣起來了。

鄧旺陽說着，王國強隨下。

倪來發匆匆跑上。

倪來發 報告副營長，我們在村東頭的槐樹上救下一個上吊的老頭。

李文清和阮立才架袁福申上。石亮德急忙把床收拾了一下，把背包打開鋪上，扶袁福申臥下。

石亮德 老大爺，為甚么想不開呢？(對倪來發)他是哪家的？(對袁福申)你在哪兒住？家里還有別的人嗎？

袁福申 沒有人！沒有人！也沒有苞谷！

石亮德 (對倪來發) 怎么回事？

倪來發 救醒了以後，他口口聲聲說兒子死了，沒有苞谷。

石亮德 先讓他歇歇，誰想法子弄點開水。

李文清下。鄧旺陽上。

鄧旺陽 呵！老石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劉壽海的老婆回娘家來了，她給你們找鍋去了。這個女人感激咱們放了她的男人，可又不願太接近咱，怕土匪要整她們；恨土匪恨得要命，但又不願她男人出頭幹。我這一找到她不要緊，倒包攬上一場官司——別人的牛把她娘的几畝苞谷地啃得光光的，她要告他……

袁福申 (急忙爬起來) 你們饒了我吧！我六十歲了，莫讓我吃官司！你們兩石五斗苞谷嘛，我實在出不起。

鄧旺陽 怎么回事？

石亮德 剛救過來的一個上吊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(忽然明白) 老大爺，是你的牛啃了別人地里的苞谷？

袁福申 (忙申辯) 不是我的牛！我哪里來的牛啊！是給五老爺放的牛。

石亮德 噢！噢！牛啃了多少苞谷？